

# 十三世达赖喇嘛

| 1904年江孜之战

降边嘉措 吴伟



# 十三世达赖喇嘛

—— 1904年江孜之战

降边嘉措 吴伟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十三世达赖喇嘛

——1904年江孜之战

吴伟 降边嘉措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375印张 2插页 352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800册

书号：10355·391 平装本：3.30元

压膜本：3.70元

- 土登嘉措 十三世达赖喇嘛，二十八岁。
- 拉丁赛 藏军代本，前线总指挥，三十六岁。
- 哲 林 藏军代本，后继任前线总指挥，三十一、二岁。
- 阿旺喜饶 大仲译，二十六、七岁。
- 宇 妥 代理噶伦，三十一、二岁。
- 洛 丹 老抗英战士，沃措部落牧民，六十多岁。
- 克珠旺秋 青年喇嘛，洛丹之子，二十六、七岁。
- 格 来 牧民，曲妮桑姆的未婚夫，二十五、六岁。
- 曲妮桑姆 牧民，洛丹之女，二十一岁。
- 仁 赛 沃措部落牧民，外号“小猴子”，十五、六岁。
- 阿达巴魁 工布兵。
- 洛桑饶登 拉丁代本的秘书，后任哲林代本秘书。
- 独臂大叔 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后为哲林代本部下的藏军。
- 朗 杰 小喇嘛，十五、六岁。
- 土登朗杰 乃尼寺喇嘛。

更 登 山间小寺的老喇嘛。  
次 彭 老牧民。  
刘 长 寿 驻守江孜的汉兵。  
托 麦 拉萨色拉寺堪布。  
洛桑坚赞 噶丹寺法台，五十多岁。  
桑 丹 达赖的司茶喇嘛。  
来 协 大牧主，藏英双方谈判时任联络员。  
曲 央 来协的夫人。  
诺 布 来协的佣人，十七、八岁。  
德 尔 智 布里亚特蒙古喇嘛，任达赖喇嘛的侍读。  
有 泰 驻藏大臣。  
  
荣 赫 鹏 英国远征军上校。  
威 廉 英军上尉，翻译官。  
玛 丽 英军报务员，荣赫鹏的秘书。  
格 林 荣赫鹏的侍卫。  
克 拉 克 廓尔喀骑兵大尉。

## 目 录

第一章	雪域一神	1
第二章	阴影笼罩下的帐篷	22
第三章	这里升起一颗新星	41
第四章	曲妮打卦	54
第五章	新来的驻藏大臣	69
第六章	袅袅青烟寄深情	89
第七章	荣赫鹏的美梦	108
第八章	恐惧与烦恼	134
第九章	山脚下涌来一群羊	155
第十章	护法神的琵琶响了	177
第十一章	乃尼寺遭劫难	192
第十二章	八角街头	208
第十三章	在寂静的罗布林卡	222
第十四章	沸腾的拉萨	248
第十五章	神秘的蒙古喇嘛	264
第十六章	山间小寺	282

第十七章	圣湖之畔	303
第十八章	古堡下的欢笑	325
第十九章	兵团帕拉村	344
第二十章	巍巍铜塔	365
第二十一章	火神发威	386
第二十二章	令人畏惧的地方	405
第二十三章	冷寂的石狮子衙门	420
第二十四章	水，同血一样宝贵	438
第二十五章	他，属于这片土地	467
第二十六章	严峻的时刻	488
第二十七章	不灭的星光	501

## 第一章 雪域一神

天上有太阳和月亮，  
人间有达赖和班禅。

一个青年伫立窗前，良久地凝视着窗外，眉头微微蹙起，檀香木佛珠在两手间急速地搓动。

这个青年，就是被人们誉为“雪域一神”、执掌着西藏政教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布达拉宫高达十三层，由红宫和白宫两部分组成。红宫用来存放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白宫则是历代执政的达赖喇嘛举行宗教仪式，办理公务以及平时居住的地方。白宫的最高处有两套寝宫，东面的叫东日光殿，西面的叫西日光殿。终日阳光灿烂，土登嘉措的寝宫在西日光殿。

站在布达拉宫的楼顶，拉萨城的全部景色尽收眼底；站在日光殿内看拉萨，视野虽然没有在楼顶那么开阔，却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座古城的全貌。

伫立窗前的土登嘉措似乎无心观赏日光城清晨的景色，他显得疲倦、烦躁，还有几分紧张。眼睛一直朝西南方向眺望，他似乎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但是，通往曲水宗的大道上是静悄悄的，既无行人，也没有马匹，他失望地叹了口气，

慢慢转过身。把佛珠拿在手里，不停地搓动，嘴里喃喃地念着经，不时地把头探出窗外，朝曲水宗方向瞭望。

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在曲水宗汇合，从边境到拉萨，一定要经过这个渡口。大路上仍是静悄悄的。他再次捋下佛珠，想念一会儿经，好使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可仍然念不下去，索性把佛珠扔在床边的矮脚桌上，盘腿坐在床上。

拉萨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传昭大会。传昭大会是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于藏历土牛年（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发起的一个祈祷法会。每年举行祈祷法会时，全国各地信奉佛教的藏族和蒙族喇嘛都要来参加，是西藏最盛大的宗教活动。

达赖和班禅是宗喀巴的两个弟子。按照惯例，传昭大会要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若达赖不在或年幼尚未亲政，则由噶丹寺法台<sup>①</sup>——噶丹池巴主持。

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正在主持今年的传昭大会。从他亲政那一年起，每年都由他亲自主持，已经是第八次了。

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清朝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无量佛的化身。他们来到人间，是为了宏扬佛法，拯救众生出苦海。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已经在人间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二十八年来，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土登嘉措几乎没有过过几天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安静日子。特别是亲政以来，政教事务繁重，使得年仅二十八岁的达赖喇嘛，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

<sup>①</sup> 噶丹池巴即噶丹寺里宗喀巴的法位继承者，是噶丹寺的大法台，在宗教上的地位比达赖、班禅还高。有资格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并任摄政王。

土登嘉措确实感到很累，从藏历正月初一开始，他主持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和祈祷法会，接受来自全藏区数万名僧俗百姓的朝拜。拉萨地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大年初一是佛爷的年，初二是王公贵族的年，初三是护法神的年。实际上也确是这样。按照惯例，正月初一清晨，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藏语叫“泽多”。祈祷仪式结束后，所有的官员和僧俗百姓都去各大寺院朝佛，拜见大活佛、大喇嘛。初一这天，不能互访拜年。

初二，西藏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们涌向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祝贺新年。在达赖喇嘛接受一批又一批僧俗官员们的朝拜之后，噶厦政府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也要达赖参加。就在庆祝会结束，僧俗百姓到大贵族和僧俗官员们的府邸献哈达，贺新年之际，达赖才有机会稍事休息。就是这点空闲，也让他身边的僧官们，接连不断地贺年，请求摸顶，给占了，使他忙碌异常。

初三，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把乃琼护法神请到布达拉宫，举行祭祀仪式。各寺院也要祭祀自己的护法神。

初四至二十五日，要在大昭寺举行规模宏大的祈祷法会，由达赖讲经，主持辩经大会，考核争取做拉让巴格西<sup>①</sup>的喇嘛。

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按理来说，这是他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政教活动。在这期间，他接受僧俗官员的祝贺，沉浸在成千上万名虔诚而狂热的信仰者的膜拜中，他感到自己主宰着一切，是至高无上的活佛。

① 拉让巴格西是藏传佛教中最高的学位。

今年的这些庆祝活动虽然热烈隆重，但缺少往日的欢快气氛，没完没了的礼仪，使达赖感到厌烦，他巴不得快快结束。一阵焦躁涌上心头，他感到乏而无力，想尽快回到布达拉宫去。

昨天，——藏历正月十五，达赖主持了一场最重要的考核拉让巴格西候选人的辩经大会，晚上，正当数万名僧俗百姓在八角街参加盛大的灯节时，在大仲译阿旺喜绕等少数几个亲信随从的陪同下，达赖喇嘛秘密回到了布达拉宫，推说自己要准备讲经，他请噶丹池巴洛桑坚赞主持这几天的辩经大会。

布达拉宫远离拉萨城，高踞于红山之上，达赖在这里，想使自己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但他愈想安静下来诵经，愈是无法克制。此时，儿时的往事一幕幕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有一次，他问经师：

“师傅，念经时怎样才能一心不乱？”师傅并没有马上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含义深长地说：

“当你念经念到一心不乱时，我问你：是佛在念，还是你在念？念经不是一边念一边打消妄想，而是念到心与佛契，根境双泯，与道合一，才能往生净土。……”师傅顿了一下：“成佛不是一天半天的事，要下功夫，要肯下苦功夫才行。”

师傅的话，在当时，很让土登嘉措费解，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慢慢地，他不但理解了师傅的意思，而且也真的产生过神我不分、心与佛契的感觉。每当念经念得心念归一时，眼前泥塑、木雕的神像如同活了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摄人心中。刹那间，他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一点，变得异常敏锐，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也顿然消失。此时此刻，经文的每一字，每一

偈，便都深深地印在心里，真正到达一种无我而至净的境地。

而今天，不要说到达无我而至净的境地，就连心神安宁这佛教中最一般的要求也做不到，他只觉得浑身一阵阵发热，心绪烦乱，焦虑不堪。

心焦自然口渴。土登嘉措端起矮桌上的细瓷碗，吹开浮在上面的酥油花，喝了一小口就放下了。他觉得茶有些凉，不由得又皱了一下眉头，朝外屋轻轻拍了两下巴掌（这是叫人的信号），土登嘉措是个十分严肃而又富于幽默感的人，时常爱开个小玩笑，亦庄亦谐，让身边的人感到既畏惧，又可亲。从十八、九岁开始，他叫侍从喇嘛时，从不呼唤他们的名字，而用某种信号。比如，拍一次巴掌，是叫某一个侍从喇嘛，拍两下、三下，这是叫别的侍从，或者以摇银铃为信号。如果某一个侍从听错记号，贸然走进来，他是不会搭理的。

掌声刚落，司茶喇嘛桑丹蹑手蹑脚地端着一个金黄色的彩陶茶壶，将碗里的茶添满，然后恭恭敬敬地捧到达赖面前。桑丹有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圆圆的小脸上有一对小酒窝，十分惹人喜爱。

达赖喝了一口，接着将一碗茶一饮而尽。他有个喝热茶的习惯，觉得热一些，喝下去才舒服。

桑丹立即又倒满了茶。按照藏族的习惯，茶碗不能空着，佛爷的茶碗就更不能空着，见佛爷不再喝了，桑丹悄悄地退了出去。

喝了一碗热茶，达赖觉得舒服一些，他随便翻了几页矮脚桌上的经书，这是拉萨印经院木刻印刷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黄教始祖宗喀巴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学习黄教教义的必读

之书。达赖在传昭大会上讲经，也要以该书作为主要内容。

从十几岁开始，达赖就在经师的指导下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有些章节，他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今天怎么也读不下去。眼睛看着经书，心里老想着边境上的事。

前几天，达赖接到多吉孜本<sup>①</sup>和拉丁代本<sup>②</sup>的报告，说我们军民在曲米仙廓地方阻击英军，给洋妖以沉重打击。正值他在大昭寺主持祈祷法会，感到十分兴奋，他认为这全靠佛祖保佑。在引导数万僧众诵经祈祷，他虔诚地祈求佛祖保佑，打退洋妖，保卫佛土圣地。这消息使他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拉丁代本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和重托。刚一受命，就给洋妖一个有力的打击。

洋妖入侵西藏之后，根据噶厦会议的决议，任命一个堪布为前线总指挥。那位堪布为人忠厚，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虽然抗击洋妖坚决，但从未带兵打过仗，指挥不得力，实际上是由拉丁代本在指挥作战。当洋妖偷袭亚东占领帕里，并向江孜宗进犯时，达赖便不顾驻藏大臣和噶厦的反对，毅然撤换了那位堪布，任命拉丁代本为前线总指挥。曲米阻击战的胜利，证明自己的决断是正确的。

得到拉丁代本的报告，达赖立即在大昭寺东门三楼他的寝宫里召集紧急会议，打算增派援军，一鼓作气，把洋妖赶到边境上去，然后再同他们谈判。但驻藏大臣有泰和以夏扎·边觉

① 孜本是西藏地方政府内负责财政的官员，受噶厦的委派，有权代表政府处理一些重大事件。

② 按藏军编制，一个代本等于一个小团，约五百人；团长亦称代本。

多吉噶伦为首的噶厦政府<sup>①</sup>不赞成。有泰明确提出要继续谈判议和，噶厦也是这个意思，只是说目前正值祈祷法会期间，不应使法会受到影响，待小昭会结束，举行“晒佛”仪式之后，再作商议。

“晒佛”仪式，要在藏历二月三十日举行，还有一个多月。战事紧急，瞬息万变，英国人能让我们等那么长时间吗？！这几天达赖心神不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认为传昭法会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而使抗妖的大事受到影响，更不能因噶厦和驻藏大臣掣肘而贻误大局，便决定立即返回布达拉宫，采取有效办法，支援前线。

恰在这时，阿旺喜饶低头弯腰，迈着碎步走了进来。没等他站定，达赖便急切地问：

“怎么样了？”

达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只有跟他多年的阿旺喜饶听得懂，他明白佛爷问的是边境上的事。

“还没有消息！”

“唉！”达赖深深地叹了口气。

“佛爷，请不要着急，从拉萨到边塞，山高路远，官员们在圣地享受惯了，吃不得苦，路上不免要耽搁些日子。”阿旺喜饶慢声细语地解释着，尽力为佛爷排解内心的不安。

“这几天我总有个不详的预感，担心前线会出什么事。”

“请佛爷放心，有拉丁代本在，前线不会出什么事。”话虽这么说，阿旺喜饶自己的心，这几天也老是悬在半空中。

<sup>①</sup> 噶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是噶厦政府中的最高官员，常说三僧一俗四个噶伦。

“拉丁代本忠厚可靠，精明干练，对他我是放心的。”达赖接着说：“我担心的是多吉孜本，他不仅贪图享受，而且懦弱无能，遇事毫无主见。我真怕他贻误大事。”

阿旺喜饶知道，佛爷本不想派多吉孜本作谈判代表。面对洋妖入侵，噶厦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明显地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以夏扎为首的四个噶伦一致主张谈判解决，反对武装抵抗。噶厦的主张又遭到许多僧俗官员，尤其是三大寺<sup>①</sup>的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连达赖也难以做出决断，于是夏扎噶伦主张请乃琼大喇嘛降神。乃琼大喇嘛说：“应该谈判议和，而不要轻动刀枪。”这使达赖感到十分意外，难道神会反对我们抗击洋妖？刚刚到任的驻藏大臣有泰更是极力主张议和。就这样，主和派占了上风。噶厦政府决定派遣代表，到边界上同英国人谈判。

派什么人作代表，噶厦政府和三大寺又发生分歧。噶厦认为应该派一名噶伦，至少派一名扎萨和台吉<sup>②</sup>作首席代表。三大寺则认为英国人只派了一名上校作全权代表，我们也只能派一名四品孜本，否则太抬举了洋妖。达赖支持了三大寺的意见。

噶厦政府有四个孜本，在他们当中，究竟派谁去，还是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噶厦要派多吉，三大寺提出让宇妥孜本去。达赖知道多吉孜本同夏扎噶伦沾点亲，看法比较一致。于是批回呈文，让噶厦重议。噶厦无法，只好依照惯例，请乃琼

① 三大寺即色拉寺、哲蚌寺和噶丹寺，是黄教最大的寺院，均在拉萨。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三大寺的代表有权参加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召集的重要会议，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② 扎萨和台吉都是官职名，领三品衔。

大喇嘛降神占卜。将四个孜本的名字分别写在一小张藏纸上，用糌粑团包好，捏成小圆球，放进宝瓶中。在念经祈祷、举行隆重的请神仪式后，乃琼大喇嘛当众摇动宝瓶，从里面蹦出一个小糌粑团，打开一看，写着多吉的名字。这样，多吉孜本作为首席代表，被派去谈判。虽说神意如此，但许多人一直很不放心。

“佛爷，是不是需要增派一位官员？”阿旺喜饶试探地问。达赖直视着阿旺喜饶，好象在问：你说派谁去？

阿旺喜饶向前走了半步，身子前倾，说：

“基巧堪布。”

达赖的睫毛迅速动了一下，这正是他想到的合适人选。基巧堪布今年四十多岁，精明练达，在僧俗官员中威望较高。他一向不满夏扎等人对洋妖妥协退让，是个坚定的主战派。

“多吉是俗官，委派一名僧官，一僧一俗，也符合惯例。”阿旺喜饶见势继续说。

“他现在在大昭寺？”

“是。”

“赶紧派人去请。”

阿旺喜饶站起身急匆匆往外走。

“告诉他，”达赖又把阿旺喜饶叫住了，“今天就出发，立即到曲米去。你和宇妥孜本负责组织僧兵和民兵，迅速增援前线。”

“是！”阿旺喜饶双手合十，连连点头。

阿旺喜饶走了以后，达赖把头倚在靠背上，微闭双眼，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倦，昨晚一夜几乎没有入睡。要在平时，这

么盘腿坐在床上，身子轻轻地倚在獐子毛装芯、黄缎里面的靠背上，会很快入睡。今天却一反常态，他觉得怎么也不舒服。更不能静心养神。坐得久了，腿有些麻，就干脆站起来，缓步从卧室走到经堂。经堂陈设十分简朴：紧靠着西墙，放着一个獐子毛装芯、黄缎子里面的厚垫，上面铺着一床北京出产的地毯，是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留下的。还有一个四方形的靠背，丝棉装芯、红绸里面，中间镶着一块黄缎子，上面绣有法轮，象征着法轮常转，佛业昌盛。据说这靠背是五世达赖到京朝见大清的开国皇帝顺治时，皇上赐给他的。历代达赖喇嘛都十分珍惜它，虽已破旧，还完好保存。靠背旁边，放着一件绛红色披风式的大氅，藏语叫“达岗”，是藏历土兔年<sup>①</sup>为他这位新认选的十三世达赖举行坐床大典时，著名的氆氇产地山南吉德雪村的百姓敬献的。每天早晚，达赖就在这禅床上学习经典，颂经祈祷。

四周的墙壁上，都绘有壁画。西面墙上绘的是护法神吉祥天女，只见她怀抱琵琶，用慈祥的目光，俯视人间。

北面一个精制的木柜上，放着一个大玻璃罩，里面有三尊佛像。中间较大的是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两边较小的是他的两个高徒，通称“尊贵的师徒三人”，所有黄教寺院都供奉这三尊佛像。这两个徒弟就是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朱巴和第一世班禅克珠杰。以后实行活佛转世制度，到现在已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了。

土登嘉措站在玻璃罩前，凝视着宗喀巴的塑像，思绪如

<sup>①</sup> 即公元1878年，清光绪五年。